

Ebu Istanda

依佈

布農族女畫家

繪畫是生命唯一的表達
遠方……記憶……愛……

文／李韻儀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10年10月於《藝術認證》第34期

在 Ebu 繪畫世界中，我們看見因浪跡遠方而愈清晰歷歷的生命記憶之碎片，如何透過無比包容而深刻的愛，細膩堆疊成一個臺灣原住民女人的生命圖像。

Ebu（依佈），漢名孫瑞玉，出生成長於高雄縣那瑪夏鄉，父親是那瑪夏布農族人，母親則是隔壁阿里山鄉的鄒族人。在近十年來異軍突起且蓬勃發展的臺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史，Ebu 這個名字無疑是新鮮且神秘，然而，事實上 Ebu 專職繪畫創作已超過十年，並且凡是見過其人與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印象深刻……就以筆者自己的經驗為例吧，1999 年筆者負笈到府城（臺南）就讀藝術研究所，在小酒館認識了剛剛開始畫畫的 Ebu，一個年輕的原住民女孩滿腔熱切地展示她的作品給一個初次見面的青澀研究生看，那都是她趁著工作空檔隨手抓張紙以鉛筆、蠟筆速寫當下感覺之作，每一個畫面就是一則發生於她生活中的真實事件之素描，線條直接，形象簡單甚至是稚拙的，卻滿溢著力量——那不是經過沉思後凝煉的表達，而是永遠停留在故事發生狀態的劇烈震盪——筆者被這些直接赤裸坦露靈魂的圖像深深被勾引無法自拔。1999 年之後，當她將創作媒材延伸到油彩時，這樣的驚人的天份與魔力更是發揮得淋漓透徹。



來自高雄縣那瑪夏鄉的布農族與鄒族混血女畫家 Ebu，在她墨西哥的家 (Ebu 提供)

2001 年，短短兩三年間，Ebu 以驚人的熱情累積了許多畫作。筆者於成功大學的鳳凰樹藝廊策畫了 Ebu 人生中的第一次個展，這是第一次，她開始意識到創作與觀看的關係，當作品們被放置在一個特殊的空間中，透過放置排列發展出自己的敘事，Ebu 從直覺式的生產者，透過綜觀的距離重新檢視自己與創作這件事。

來自遙遠國度的藝術震撼與啟蒙

十五歲以前，Ebu 都生活在位處深山的那瑪夏，那是幾乎與世隔絕的部落，雖然與世代原居當地的南鄒族以及幾戶排灣族、客家人共同生活，但是無論從語言或人口數來看，布農族才是那瑪夏的強勢族群。對於 Ebu 而言，直到下山至城市中求學，才發現自己是弱勢的「山人」，開始體驗文化差異與社會價值觀衝突的種種挫折，包括在「原住民」與「女性」的雙重弱勢中，找不到屬於自己，可以表達自我的語言。當她在臺南家專（現為臺南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科就讀時，初戀的對象是個漢人男孩，而男孩的母親只因她是原住民女孩便以激烈手腕扼殺這段戀情，弔軌的是，Ebu 說她這才強烈意識到原來自己的血液與文化如此「不同」，然而當時的她非常錯愕不解，這與她在部落裡的成長經驗大不相同！

愛情的挫折，畢業後出社會在都市中浮浮沉沉，Ebu 覺得自己日子過得渾渾噩噩總是不確定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麼，在外面的主流社會裡她是弱勢的山地女孩，回到部落，她是父系布農族社會大家庭裡最不重要、未出嫁的小女兒（Ebu 共有七個兄弟，三個姊妹）。二十三歲那年一場重大車禍幾乎使她喪命，回到那瑪夏調養身體順便幫母親養豬，卻又遭逢當時男友的背叛，身心重創又茫然的 Ebu 不知如何面對生命的崩解。這時，有位朋友送給她一本墨西哥女畫家芙烈達·卡羅（Frida Kahlo, 1907-1954）的傳記畫冊，Ebu 竟深深為之著迷，



卡蘿具有墨西哥原住民血統，因意外差點失去生命、終身都在與死神奮力拉扯、傷痕累累的傳奇愛情，都讓 Ebu 在卡蘿的故事中照見自己的生命情境。朋友告訴她：「妳也可以畫畫啊！」於是，從此開啟了 Ebu 以繪畫來抒發、轉化創痛與壓抑的創作之路，她終於找到生命得以述說的語言了。

早期繪畫

Ebu 早期的作品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自我主體形象的一再建構；二是

族群文化圖像的重新詮釋。譬如 2000 年的代表作《靈舞系列》，Ebu 在創作期間告訴筆者：「我要畫跳舞的原住民！」然而當作品完成時，我們看見的，卻是有著蛇一般扭曲舞動肢體的棕色女體，同時為了呈現快速舞動的動感，這些女體通常有多於正常數目的頭或四肢，幾乎都是閉著眼睛，內視著自己體內那深不可測的魔力根源之處，這些作品其實再現的是 Ebu 自己跳舞時的出神癡狂形象，以及那個叛逆階段的 Ebu 渴望擺脫不管是來自主流社會的或者傳統部落的價值觀約束，讓被雙重壓抑著的原初自我掙脫桎梏並且綻放。Ebu 在「靈舞系列」中試圖建構的是靈動自由的自我主體，以及能量流轉不息的心靈空間，而所謂的「原住民」記號只是畫中女體棕色的皮膚，那麼她對自身族群文化的感知是什麼？我們看到即使在描繪她所喜愛的魯凱族人蛇戀神話時，她依然是從自己的愛欲經驗出發作出全然獨樹一格的大膽詮釋。但是事實上，自從第一次個展發表作品之後，她的族裔身分與她的創作幾乎一樣備受關注，當時「原住民當代藝術」才剛剛開始被少數研究者視為一個應該認真討論的臺灣藝術史新脈絡，而其中以男性木雕藝術家最受矚目，女性藝術家本來就非常少，平面繪畫創作更稀有。2001 年 Ebu 獲選為高雄橋頭糖廠藝術村第一屆駐村藝術家，她在展覽及參與藝文團體活動經驗中發現，人們對於她的「原住民」身分之期待亦即所賦予的價值意義，遠甚於她自己在作品中表達出來的，尤其當她開始受邀參與以「原住民當代創作」為標題的聯展時，更看見了自己全然從女性生命情境與經驗出發的創作是如此不同。她說：「我覺得我好奇，我是不是太自我了？」於是，這個時期 Ebu 除了畫自己，也畫了許多童年時母親告訴她的布農族神話傳說，然而這類敘事意圖明顯的作品至今已被她自己塗改無存，她對這些描繪人因為做錯事而變成動物的布農族寓言之作非常不滿意，她說：「這些畫看起來感覺好像跟我沒有什麼關係，我覺得我沒有畫好！」不過，筆者認為，這個對布農族而言過於叛逆的女兒，仍然在她的圖畫中偷偷放進了她自己對這些寓言的女性觀察，還是創造了某種她個人對布農族口述歷史的觀點。而這些觀察論述也都完整記述於筆者 2003 年完成的，以 Ebu 的創作中再現之女性認同與族群認同為論述主題的碩士論文中¹。

為愛漂泊異鄉

從開始踏上創作之路那一刻，Ebu 就得面對大部分藝術工作者都迴避不了的考驗；艱苦擺蕩在創作與生活之間努力找到一個最可能的平衡，更痛苦的煎熬是同時得應付家人代表整個社會對她選擇藝術工作的質疑。直到 2005 年，一直在創作路上陪伴鼓勵著 Ebu 的愛人高林結束在臺灣的中文課程，回到父母位於墨西哥的家度假（高林的父母是英裔的南美洲白人），卻突然病倒，腦部松果腺異常釋電，使得高



左〈我深愛的人〉油彩、畫布 60x72cm 2007 (攝影：謝嘉創) 右〈愛莫能助〉油彩、畫布 72x90cm 2010 (攝影：謝嘉創)

林產生幻聽，痛苦非常，高林的父母懇求 Ebu 儘速飛往墨西哥陪伴照顧，於是 Ebu 放下臺灣的一切，橫越半個地球奔向那遙遠卻與她有著莫名微妙牽繫的國度。一年後，高林病情較為穩定，他們決定結婚廝守終生，Ebu 臺灣的家人反對不捨，尤其是 Ebu 的母親，她說：「距離那麼遠，要怎麼回部落殺豬？」（對於布農族來說，殺豬是何等神聖重要的儀式，唯有殺豬、並將豬肉按親疏遠近分給親族，這婚姻才能得到祖先與族人的祝福而成立。）但是 Ebu 從青春開始就一直是個真正的「愛情暴走族」，尤其當 Ebu 決定走上創作之路，她的家人擔憂不解，只有高林始終支持鼓舞並總是給她的作品最直接的評析與全然的認同，他們是心靈與生活皆相濡以沫的伴侶。婚後，由於高林的健康狀況仍然需要特別照護，因此他們仍然住在高林父母家中。無法外出工作，Ebu 的生活反而更為單純而專注地深深進入內在的創作世界，而就這麼恰巧，她在墨西哥所居住的城市，距離芙烈達·卡蘿的故居只有約莫一個小時車程那麼近，墨西哥艷陽下濃烈而獨特的色彩漸漸染上 Ebu 的畫布。此時她的作品除了畫生活中尋常可見的街景，古城某個殘破卻極有味道的小角落，市場小販鮮活熱鬧的生活風景，還有她因為遙遠距離無法隨時見面的家人，記憶中的故鄉那瑪夏與童年圖像也因為思念反而更為清晰。這段時期，Ebu 畫了許多關於父親與母親的作品，畫他們的故事，身體與形象，以及她自己與父母、與母體文化之間關係的細緻思索。

2007 年，Ebu 和高林終於回到部落殺豬，完成了母親的心願，不久長年痛風關節腫脹、一身病痛的母親就與世長辭。身在遙遠的異鄉，Ebu 最放不下的懸念就是母親，當她病苦時卻又無法長伴左右，於是只好將這深沉的想念與愛轉化成圖像。就在失去母親的同時，Ebu 發現自己懷孕，自己也做了母親，愛與痛、死亡與新生、失去與擁有、魔幻的精神世界與寫實的家庭人生，歷經生命四季的流轉與蛻變，Ebu 的作品也更臻成熟內斂。當筆者問 Ebu：「覺得自己現在的創作

感覺與過去有什麼不同？」她說：「從前的我急著把『感覺』用最強烈的方式表現出來，現在的我卻會想很多，我希望我的作品呈現的不只是情緒的發洩而已，還有更多比較深刻的思考在裡面……」

受到墨西哥傳統壁畫透視、線條與色彩的影響，筆觸肌理更為細膩餘韻綿長，同時依然可以看見故鄉那瑪夏布農族與鄒族的文化思慕與情感，造就了現在的 Ebu 如此獨特的創作風格與繪畫世界。

今年（2010 年）夏天，Ebu 離開臺灣這麼多年，第一次回家個展就在筆者的「女妖在說畫藝廊」，展出二十餘幅這五年間的新作，Ebu 再次以她可讀性與感染力皆驚人的創作成功擄獲觀者的靈魂，不管在觀者回應與畫作銷售數字上都創下了女妖藝廊的新紀錄！當年當筆者第一次為 Ebu 策展時，她說那是第一次有人以如此認真的態度，看待她的創作，後來更以她為研究主軸完成學位論文。Ebu 問筆者：「我該怎麼樣才能謝謝妳對我的鼓勵？」筆者回答她：「只要妳繼續畫下去！不管怎樣繼續忠實地面對自己畫下去！」而 Ebu 果真是這麼一路不停地畫著，認識 Ebu 十多年以來，從臺南、高雄到墨西哥，也許還有未來計畫中的英國，人生的際遇如此漂流而不可預知，但她始終以生命最熱切的力量畫著，勇敢前行的同時，也回首凝望來時路；每一次收到她的新作圖片，都是驚艷與深深的動容。在 Ebu 每一個細微的筆觸中看見她對於繪畫依然保有最初上路時那種素人式的單純熱愛，做了媽媽的她只能在兒子睡覺後偷時間一點一點地畫。即便如此，Ebu 創作的質與量還是不斷累積，她說在她腦中還有上千張還未畫出的圖像等著她下筆呢！

即便因為半個地球的距離，無法經常性置身臺灣藝文事件或活動之中，但不斷默默關注滋養孕育她生命之土地，並不斷將之轉化為創作的 Ebu，依然透過她的作品傳遞著強勁且柔韌地生命力量，在 Ebu 繪畫世界中，我們看見因浪跡遠方而愈清晰歷歷的生命記憶之碎片，如何透過無比包容而深刻的愛，細膩堆疊成一個臺灣原住民女人的生命圖像。往往，最簡單的作品，最單純的情感，卻最具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 李韻儀著，〈「他者之域」中，「她者」的自癒儀式與力量—布農族女性藝術家 Ebu 繪畫中的性別與族群認同探究〉，臺南：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論文，2003。